

第（九）章 美中競爭格局下的南太平洋國家選舉

楊一達 *

壹、前言

南太平洋區域近年來成為美中競爭格局下的前線。相較於臺海、南海與東海，南太平洋並不是大國競爭可能的衝突熱點，然因其橫跨在夏威夷與澳洲之間的關鍵地理位置與接軌第二島鏈的海上交通要道、區域國家擁有廣闊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豐富的海洋資源與關鍵礦物儲量，以及中國於該區域日益深化的交往，各界在關注第一島鏈動態的同時，亦會將南太平洋的安全情勢納入整體觀察。在此脈絡下，南太平洋國家選舉的趨勢與發展，牽動美中在此區域的動態權力平衡變化，格外重要。

2024 年為全球大選年，估計超過 70 多個國家進行選舉，而南太平洋區域也不例外。隨著萬那杜（Vanuatu）於 2023 年 9 月完成國會大選，傾向中國的基爾曼（Sato Kilman）出任總理，我國友邦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於 2023 年 11 月完成國會大選，友臺的海妮（Hilda C. Heine）再次出任新任總統，2024 年將迎接大選的南太平洋國家包括吐瓦魯（Tuvalu）、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吉里巴斯（Kiribati）與帛琉（Palau）。換言之，不僅我國邦交國：吐瓦魯與帛琉將舉辦國會選舉，2019 年與臺灣斷交轉向中國的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也將迎來大選，牽動美中在此區域的競爭。本文首先探析中國近年在南太平洋擴張的影響力，接著釐清美國與其盟國於該區域回防及鞏固勢力的舉措，最後分析美中競爭對南太平洋國家選舉影響之特點。研究發現，即便南太平洋國家強調整體的區域主義與自主性，不願被捲入美中大國的競爭之中，隨著美中競爭的激化，美國的回防無法大幅弱化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中國議題

* 楊一達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依舊成為南太平洋國家選舉的焦點議題，整體區域未來或將朝向偏好美國或偏好中國的「極化」（Polarization）發展。

貳、中國影響力於南太平洋之擴張

索羅門群島前總理蘇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於 2022 年與中國簽署秘密安全協議被揭露後，成為一個各界認知中國在南太平洋戰略企圖的重要轉折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理念相同的行為者共同領悟，過去因忽略南太平洋國家發展需要而形成的間隙與權力真空，正被中國迅速填補。中國在南太平洋部署與營造的戰略環境不僅鋪墊其政治、外交與經貿優勢，更包含軍事、安全與後勤補給利益。換言之，中國安全利益的戰略部署，早已超越第一島鏈的範圍，正在第二島鏈扎根與擴張，甚至放眼橫跨太平洋，連結南美洲的經略計畫。

一、中國「大周邊」戰略將「一帶一路」接軌南太平洋

索羅門群島與中國於 2022 年簽署安全協議，凸顯中國勢力早已深入南太平洋。中國長期以來針對全球島嶼國家與沿岸國進行分而治之的戰略經營，已逐漸獲得各界關注。¹ 不論是位於印度洋的模里西斯（Mauritius）、塞席爾（Seychelles），還是南太平洋中的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斐濟（Fiji）與萬那杜，中國企圖建立海外後勤支援網絡、強化投射能力、「反介入」（Anti-Access）與戰略支援點的野心十分明顯。透過單獨一對一的雙邊合作模式，小型島嶼國家往往無法與中國有效討價還價，反讓中國勢力與技術大舉滲入。

¹ Darshana M. Baruah, "Showing Up is Half the Battle: U.S. Maritime Forces in the Indian Ocean," *War on the Rocks*, March 18,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3/showing-up-is-half-the-battle-u-s-maritime-forces-in-the-indian-ocean/>.

事實上，中國於 2013 年揭示「一帶一路」戰略後，復旦大學學者祁懷高就提出整合南太平洋至中國大周邊外交戰略的看法。² 祁懷高認為，界定中國「大周邊」外交戰略範圍的指標為：有利中國的地緣戰略依託；考慮中國自身實力與對周邊有效的影響力；成本與效益。很明顯地，中國挺進南太平洋的目的並不主要是為了經濟或外交，而是地緣戰略的依託。也就是說，南太平洋區域是中國突破美國可能引領盟國進行對中聯合封鎖的重要基礎。

中國「大周邊」外交戰略接軌南太平洋的概念於 2014 年成形後，習近平同年 11 月就出訪斐濟、澳洲與紐西蘭，並在斐濟與巴布亞紐幾內亞、萬那杜、密克羅尼西亞、薩摩亞、東加王國、庫克群島與紐埃等國的領袖會面。³ 中國於 2017 年發布《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也正式將「一帶一路」延伸至南太平洋，強調中國與南太平洋的海事、海運、港口、執法、訊息交換等多方面的合作。⁴ 習近平於 2018 年 11 月更再次訪問巴布亞紐幾內亞，並會面密克羅尼西亞、薩摩亞等 7 位南太平洋國家的領導人。

從中國推展「大周邊」外交戰略接軌南太平洋的脈絡可釐清三項特點：第一，中國在南太平洋布局的戰略與軍事利益大於經濟利益；第二，中方過去 10 年來以全面系統性的手法經營南太平洋國家，其中結合「一帶一路」的投資為主要特色。接續第一點論述，「一帶一路」在南太平洋的戰略目的大於經濟目的；第三，就現今中國在南太平洋的成果反看 2014 年祁懷高提出「大周邊」外交範圍之指標可得知，中方早在「一帶一路」揭示時就認為中國可以成功擴張影響力至南太平洋區域。這表示南太平洋的權力真空現象自 2014 年或更早就已產生。

² 祁懷高，〈構建面向未來十年的大周邊外交戰略戰略戰略〉，《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2014 年 2 月 16 日，https://ii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3a/0b/2d1ee4564690911f847989a0db8c/cbf4271d-6293-4bc4-b0e4-59b22a24d147.pdf。

³ 張朔，〈習近平開啟首次大洋洲之行 兩年內構建完整出訪版圖〉，《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14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1114/c64094-26023079.html>。

⁴ 〈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11/17/5240325/files/13f35a0e00a845a2b8c5655eb0e95df5.pdf>。

二、中國於南太平洋擴張的借貸影響力

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張的綜合性影響力，不僅挑戰澳洲與紐西蘭在該區域的地位，更衝擊美國的利益。其中，中國對該地區投放的大量貸款，已引發區域行為者的不安。從澳洲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彙整的數據可看出，中國自 2008 年至 2021 年是南太平洋區域中主要的國家借貸者（表 9-1）。換言之，中國對南太平洋國家的經略，其本質偏向以貸款為主軸的戰略投資。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與斐濟係南太平洋區域中接受貸款與贈款的前三大國家，占整體區域的 52%，而中國是巴布亞紐幾內亞與斐濟的最大借貸者。有趣的是，中國也是東加王國最大的貸款者。巴布亞紐幾內亞、斐濟與東加王國為南太平洋國家中

表 9-1 部分南太平洋國家前三大贈款者與貸款者（2008 年至 2021 年）
（單位：百萬美元）

接受國	巴布亞紐幾內亞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6,000）	歐盟（398）	日本（387）
前三大貸款者	中國（941）	世銀（626）	亞銀（617）
接受國	索羅門群島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2,000）	紐西蘭（380）	日本（257）
前三大貸款者	亞銀（44）	IMF（35）	世銀（25）
接受國	斐濟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814）	日本（222）	紐西蘭（218）
前三大貸款者	中國（306）	世銀（185）	日本（138）
接受國	萬那杜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667）	紐西蘭（291）	中國（145）
前三大貸款者	中國（218）	世銀（99）	日本（81）
接受國	薩摩亞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466）	紐西蘭（261）	日本（223）
前三大貸款者	中國（277）	世銀（84）	亞銀（73）
接受國	東加王國		
前三大贈款者	澳洲（365）	日本（225）	中國（214）
前三大貸款者	中國（132）	世銀（33）	亞銀（11）

資料來源：“Pacific Aid Map,” Lowy Institute, January 31, 2024, <https://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唯三擁有軍隊的國家。中國在南太平洋區域的借貸行為，似乎有其戰略選擇性，精準聚焦在地緣位置關鍵與具備武裝力量的行為者。

即便中國近年因經濟發展放緩，「一帶一路」對外放款與借貸轉為小範圍精準投資，但其對南太平洋島國的借貸還是讓各界擔憂。中方可能利用貸款接受國無法償還借款的條件，轉透過「以物易物」（Bartering）手段以獲取該地區碼頭、港口、機場、通訊設施、礦物開採或深海資源的使用權或所有權。舉例來說，東加王國每年需償還中國的金額占其 GDP 的 4%，而萬那杜需償還中國的款項占其 GDP 的 2%。⁵ 中國過去極具爭議的「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似乎在財政體質不穩定的南太平洋島國之中又逐漸引發討論。南太平洋國家（包括政治菁英）是否會因非透明的債務問題而受到中國的脅迫，或在其內政與外交上配合中國利益所需，成為各界觀察重點。

參、美國的回防與鞏固邦誼

針對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張的影響力，美方認為已影響到美國在該區域能力投射的現況與區域穩定性，必須積極回防與鞏固局勢。綜觀美方與其盟友及夥伴於近年來回防的舉措——包括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簽署《國防合作協議》（*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允許美軍進入巴國機場和港口；與 11 個太平洋島國簽署《共巡協議》（*Shiprider Agreements*）；重新開啟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新開設位於東加首都的大使館；美國參議院於 2024 年 3 月 8 日批准通過 20 年期 71 億美元的《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s of Free Association, COFA*）等途徑，本文認為此脈絡可歸納為「綜合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與「多領域反制」（Multi-domain Counterforce）等兩大方針。

⁵ Doug Dingwall and Marian Kupu, "Pacific Island Nations Owe 'Astronomical' Debts to China. Can they Repay?" *ABC*, July 28, 2024, <https://www.abc.net.au/news/2024-07-28/pacific-island-nations-owe-astronomical-debts-to-china/104140248>.

一、建構集體與多面向的「綜合嚇阻」係鞏固南太平洋現狀之根本

美方的「綜合嚇阻」係由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提出。其內容旨在利用美國各種跨領域能力與尖端科技與系統，鏈結及整合盟國與夥伴集體的力量，建構集體、多層次與多面向的嚇阻。⁶簡言之，美方當前的「綜合嚇阻」包含三大特點：第一，跨領域與跨部門的「全社會」（Whole-of-Society）與「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能量。嚇阻不僅靠軍事能力，外交、經濟、科技、通訊、執法跨領域與部門的能力都可釋放嚇阻訊號，需要串聯及整合；第二，盟友與夥伴的動員、協調與「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也就是除了美國傳統盟友需要彼此深化整合外，理念相近的夥伴及盟友之間都需要建立協調與相互操作能力的模式；第三，尖端科技的運用與創新。舉凡能強化未來能力或鏈結與協調的技術，如人工智慧（AI）、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太空科技等，都係「綜合嚇阻」整合的一部分。

在「綜合嚇阻」方針的指引下，美方於 2021 年開始提出多項政策與倡議，整合區域盟友與夥伴，回防鞏固南太平洋。例如 2021 年揭示「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強化美國與盟友夥伴間的防衛姿態、快速反應能力、後勤與訓練能量、關鍵基礎建設、「相互操作性」等。美國、澳洲、日本、紐西蘭、英國於 2022 年 6 月成立非正式的「藍色太平洋夥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協調平台，促進與太平洋島國在網路安全、人道救援、海事執法、海洋研究與環境保護等合作。拜登政府（Biden Administration）於 2022 年 9 月接續公布致力深化與太平洋島國關係的首份《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Pacific Partnership Strategy*），強調維持自由、開放與透明的南太平洋區域，並將協助區域國家抵抗環境變遷、護衛海事安全、創造經濟發展條件與提升公衛能量。

⁶ Lloyd J. Austin III, “Secretary of Defense Remarks for the U.S. INDOPACOM Change of Command,”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3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592154/secretary-of-defense-remarks-for-the-us-indopacom-change-of-command/>.

美國更於 2023 年 9 月 25 日承認庫克群島（Cook Islands）和紐埃（Niue）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並與該二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二、「多領域反制」係現階段抗衡中國擴張的主要手段

美國前亞太副助卿華自強（Rick Waters），於 2024 年 8 月 21 日參與「凱達格蘭論壇」（Ketagalan Forum）討論如何抵抗中國在印太區域內的灰色地帶襲擾與混合式威脅時，提出「多領域反制」（Multi-Domain Counterforce）的因應概念。⁷亦即面對中國多面向的脅迫手段與灰色地帶挑釁，區域行為者不一定要以軍事對軍事或經濟對經濟的模式因應，反倒可以採取透過其他「領域」——外交、科技、供應鏈或論述等，回推的「多領域反制」手段。例如與美國合作，連結區域內其他行為者與夥伴，強化「海域意識」（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資訊的交換，支持區域的「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建構不對稱嚇阻能力，與遊說「七大工業國集團」（G7）對印太區域情勢展開更多的關注等反制方式。美國與庫克群島及紐埃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亦可看作針對中國武裝勢力於南太平洋區域擴大的反制。美方與澳洲、荷蘭及義大利等理念相近國家開始強調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非關臺灣地位的行為，也係一種反制中國對臺強化的灰色地帶威脅的因應。

然本文認為，「多領域反制」手段是否真能在盟國與夥伴間協調成功，深化合作，推展出實質透過外交、經濟、情報交換或甚至是國防產業合作與深化的「多領域」反制，需要進一步觀察。當軍事能力無法完全嚇阻與強勢超越挑戰區域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時，結合其他領域的反制方式或許也將受限，不僅無法即時有效遏止區域內的軍事冒險／挑釁行為，也間接影響區域內中小型國家的團結。

⁷ 〈凱達格蘭論壇——2024 印太安全對話會議直播〉，《凱達格蘭論壇》，2024 年 8 月 21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GKm2TDUbV0&t=6317s>。

肆、美中競爭對南太平洋國家選舉趨勢之影響

接續上述美方回防南太平洋成果可能受限，與無法有效形成區域集體團結抵抗之討論，本文提出三點美中競爭對南太平洋國家選舉影響之觀察。

一、大國競爭紅利與戰略自主性

美中在南太平洋之競爭，不僅凸顯該區域的重要性，更讓區域國家有機會獲得來自美中因較勁而強化對南太平洋國家投資與交往的紅利。換言之，區域國家投身競選的政治菁英並不排斥美中因競爭而對區域產生的關注。事實上，不僅美中，澳洲與紐西蘭也重新活化與南太平洋國家的外交與投資關係。例如紐西蘭於 2021 年將 2018 年提出的「太平洋重啟」（Pacific Reset）計畫升級為更成熟的「太平洋堅韌」（Pacific Resilience）計畫，旨在推動區域共同投資與循環經濟。

在左右逢源爭取大國競爭紅利之當下，南太平洋國家也試圖保持其自主性。觀察美方 2022 年首份《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中不斷強調太平洋的生活方式與太平洋區域主義，南太平洋國家強調的「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 相互尊重、對話和共識，與其區域主體性似乎在大國競爭的結構性制約下，仍保有自主運作的空間。

二、左右逢源不選邊的侷限

即便許多南太平洋國家投入大選的政治菁英都會強調不想被捲入美中競爭與不選邊站的態度，南太平洋國家是否真的可以在美中競爭格局下保持區域自主性，需持續觀察。借鏡東南亞國家的經驗，當區域內的小型國家擺盪在「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兩大區域強權之間，往往採取第三種途徑：間接抗衡、多元的接觸與交往及與大國

「糾纏」(Enmeshment)的策略，整體又稱為「避險」(Hedging)。⁸換言之，「避險」的目的係避免當選擇一方而犧牲或得罪另一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讓小國的收益最大化，又無需承擔對大國承諾的負擔。南太平洋國家目前在美中之間採取的應處與「避險」類似。例如巴布亞紐幾內亞一方面接收中國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與貸款，另一方面又與美國及澳洲維持良好的軍事、安全與經濟的合作。

然而小國左右逢源不選邊的空間隨著日益競爭激烈的大國權力分配，將逐步失去彈性，最終可能邁向從「避險」轉移至「扈從」維持現狀強權或修正主義強權的光譜。一旦大國競爭激化，系統性的威脅與不穩定籠罩整個區域，小國將無法左右逢源，因壁壘分明的情勢讓小國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需要作出選擇。以南太平洋區域為例，過去因第一島鏈爭端距離遠，美中競爭態勢並未激化，區域行為者可以左右逢源。隨著中國強化的軍事能力，投射演練範圍已至關島附近 500 公里內的區域，加上各種軍事冒進與挑釁（例如澳洲海軍潛水員於 2023 年 11 月在國際水域因解放軍海軍軍艦的聲納脈衝影響而受傷），不僅美中競爭愈演愈烈，澳洲未來 10 年內也將提升國防支出至 GDP 的 2.4%。⁹國際系統性的變化，也壓縮區域大選候選人左右逢源政策的空間。

三、南太平洋區域或將「極化」發展之徵兆

從今年南太平洋國家的選舉來看，中國因素與美中競爭的挑戰已讓此區域逐漸呈現「極化」的發展：偏向中國或偏向美國（友臺與偏向美國屬

⁸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East West Center*, January 1, 2005,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meeting-china-challenge-us-southeast-asian-regional-security-strategies>.

⁹ Colin Clark, "Australia Unveils 'Historic' Defense Boost to 2.4% of GDP in Decade, But Critics Say Too Little, Too Late," *Breaking Defense*, April 17, 2024,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4/04/australia-unveils-historic-defense-boost-to-2-4-of-gdp-in-decade-critics-say-too-little-too-late/>; "Australian Naval Divers Injured after Being Subjected to Chinese Warship's Sonar Pulses," *The Guardian*, November 18,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3/nov/18/australian-naval-divers-injured-after-being-subjected-to-chinese-warships-sonar-pulses>.

同一光譜）。其中，我國友邦是否轉移外交關係為觀察指標之一。以諾魯總統亞定（David Ranibok Adeang）於今年與我國斷交為例，諾魯受到中國影響，扭曲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的謬論（暗示聯大第 2758 號決議可以定義臺灣地位，並將「一中原則」緊扣該決議），與美國副國務坎康貝爾（Kurt Campbell）及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相繼公開表示聯合國第 2758 號決議無關臺灣地位之公開言論，為親中與親美光譜的兩端。¹⁰ 帛琉現任總統惠恕仁（Surangel S. Whipps, Jr.）於今年 2 月 9 日時更致函美國參議員，表示美國 COFA 資金若未通過將不利年底帛琉人民選出友臺總統。

事實上，若綜合觀察自去年 9 月萬那杜大選、10 月諾魯大選與 11 月馬紹爾群島大選結果，至 2024 年 1 月的吐瓦魯國會大選、4 月索羅門群島國會大選與 8 月吉里巴斯國會大選結果，吾人可發現南太平洋的選舉在美中競爭下早已呈現親近中國或親近美國的兩極化發展。換言之，候選人傾向中國或靠近美國（也就是較為友臺）的立場變得公開。以結果來論，去年 9 月萬那杜大選由親中的反對黨候選人基爾曼（Sato Kilman）出任總理，而較為友臺的諾魯前總統昆洛斯（Russ Joseph Kun）則於去年 10 月的大選敗給親中的新任總統亞定（David Adeang），奠定今年 1 月份的諾魯斷交事件。即便吐瓦魯於今年 1 月選出的新任總理泰歐（Feleti Teo）表示將與臺灣維持外交關係，不可否認其前親臺灣的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於選舉中敗陣之事實。吐瓦魯前財政部長潘恩紐（Seve Paeniu）也在大選結束後向媒體透露新政府或將重新審視與臺灣的外交關係。¹¹

索羅門群島於今年 4 月的選舉中再一次選出親中派的總理 —— 前外交部長馬內列（Jeremiah Manele）。索羅門群島大選前專家認為這是對前總理蘇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過於偏向中國的檢驗。未料蘇嘉瓦瑞

¹⁰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From 1979-2024: Evaluat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Assessing the Future of US-Taiwan Relations,” *YouTube*, May 2, 2024, <https://shorturl.at/kTVY9>.

¹¹ Kirsty Needham, “Tuvalu Expected to Review Taiwan Ties after Election – Minister,” *Reuters*, January 24,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uvalu-expected-review-taiwan-ties-after-election-minister-2024-01-24/>.

因為疑似牽連中方資金的貪污爭議而提前退選。然索羅門群島選民又一次選出一位親中候選人出任總理——馬內列，他於4月確定出任索羅門群島總理後，7月立即出訪中國，並會面習近平。

吉里巴斯大選目前已完成階段性選舉，而現任親中派總統馬茂（Taneti Maamau）以近83%得票率守住國會議員席次。最有能力挑戰馬茂的反對派領袖蘭博恩（Tessie Lambourne）因在第二階段國會獲得的票數不夠，而無法成為總統候選人，進階最後的總統選舉。蘭博恩認為，親中派的馬茂非常可能連任，因進入第三階段選舉的候選人都是由國會最大黨，也就是馬茂領導的「吉里巴斯關懷黨」（Tobwaan Kiribati Party）所選出，理當支持馬茂。¹²「吉里巴斯關懷黨」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綿密。該黨於2024年初時曾赴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交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於2023年10月時訪問「吉里巴斯關懷黨」。在此脈絡下，不難理解為何吉里巴斯最大執政黨親中的選擇。整體來看，南太平洋國家的選舉不僅因為中國勢力的擴張而產生親中或親美（友臺）的兩極化路線之爭，選舉的結果也透露出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並未因美國回防與鞏固而大幅消退。

南太平洋國家因美中競爭而產生的分化從其整體的對外關係中也可看出趨勢。由英國代表，與51個國家聯合於2023年10月18日在聯合國第三委員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在新疆、香港與西藏對人權的侵犯。¹³當時紐西蘭、澳洲、諾魯、帛琉、馬紹爾群島、吐瓦魯和斐濟都加入聲明（斐濟之後退出）。同時巴基斯坦也與72個國家合作，發表聯合聲明支持中國與呼籲不干涉中國內政，而加入的南太平洋國家包括：吉里巴斯、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和萬那杜。換言之，面對中國已經崛起，並在國際系統中造成的變化，與美中間高度競爭的壓力，南太平洋區域選舉趨勢勢

¹² Don Wiseman, “Tessie Lambourne Claims Kiribati ‘Now A One-party State’, Takes Aim at Taneti Maamau’s Leadership,” *RNZ*, September 24, 2024,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528864/tessie-lambourne-claims-kiribati-now-a-one-party-state-takes-aim-at-taneti-maamau-s-leadership>.

¹³ “Pacific Wrestles with the Great China-US Divide,” *Monash University*, November 8, 2023, <https://360info.org/pacific-wrestles-with-the-great-china-us-divide/>.

必將因應偏向美國或偏向中國，產生更明顯的「極化」發展。中國因素也會持續成為區域大選時的焦點辯論議題。

伍、小結

本文旨在探討在美中競爭格局下，南太平洋國家選舉之趨勢。筆者首先釐清中國如何透過其大周邊外交戰略，自 2014 年以來將「一帶一路」接軌南太平洋，進而擴張其借貸影響力。接著針對美方於該區域回防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美方「綜合嚇阻」方針下的「多領域反制」似乎無法全面遏止區域修正主義國家挑戰現狀，形成空隙。而在這樣的美中競爭脈絡中，南太平洋國家或將往「極化」方向發展選舉趨勢。中國不僅係選舉時的關鍵議題，美方回防亦無大幅弱化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